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二十二

宋 方岳 撰

啟

代賀余寺丞

伏審捷音西上除日東來雪夜馳至蔡城不專美於李  
愬風聲走之肥水今復見於謝安否則孤城其殆哉吾  
有此客亦重矣蓋自敵敢窺邊而凌中夏所謂屢不恤

緯而憂宗周孰嬰其鋒徒得賣降之健將愈肆其毒久  
輕効死之無人既殘浮光而逞焉若曰安豐特易耳氣  
吞堅壁夜合重圍不量羶裘貪得之愚直有靴尖蹴破  
之意懼亡無日卻敵者誰自非某官以國之蓋臣為今  
之儒帥共話對床之風雨屢吐壯懷誓清並塞之煙塵  
輒張怒髮則何以脫生靈於虎口挫強敵之驕心上嘉  
乃勲休有成命某作為凱樂顯徯班師寧失智高雖頭  
顱之可辨盡遜卻克何肝膽之相知式對絲綸勉梅竹帛

代賀杜安撫

伏審渙發綸函晉登藩岳勲業幸高於淝水聲威誕播  
於淮壖恭惟國之蓋臣今之儒帥崇詩書說禮樂窺聖  
域之妙而探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  
此所謂有用之學賴以濟多難之時故雖干戈之屢侵  
頓驚風鶴而宵遁肆放一札增重十連帝曰俞哉有夷  
吾而何患功亦偉矣台季布而可知某聞命云初愬風  
以喜兩淮猶左右手正資運掉之勞九重披輿地圖更

自  
卷二十二  
坤經綸之畧敢因慶幅淮贊壯猷

代賀趙刑部

伏審光奉紫泥之詔入踐白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庶  
幾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郎潛乃睠麟宗咨平狂獄  
恭惟玉瓚黃流之醲郁水壺朱紘之勁清由浙以西有  
羨間平之經術維北之斗於皇齊魯之福星正茲大廈  
之賀成述以小秋而召去民曰奪吾父矣帝其得賢臣  
焉獨提丹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紫囊之橐韋矢臯

謨某早所傾心喜而舞手贈以芍藥敢不書子張之紳  
報之瓊瑤久欲聽鄭崇之履輕芹塵瀆別楮昨陳

代賀傅右司

伏審渙發宸綸晉登臺轄左右司學為丞相聖訓有之  
天下事皆在都曹職任隆矣惟此名家之彥足為有國  
之華恭惟忠義相傳詩書自許思昔乃祖膝不屈於宮  
廬至今在邊膽尚寒於菟節此殆唐第一人之李揆豈  
惟漢十九年之子卿天寶鑒之代有聞者顧此艱難之

會孰釐業叢委之司乃睠譽髦佐我元老密勿嚴廊之  
遽相業在茲清華禁索之嚴師言具矚某猥分邊閭  
遙企朝班遙覽暘暉幸際孤鳳凰之瑞願受陰賜敢忘  
雙鯉魚之書

代賀黃檢詳

伏審密勿廟謨討論基命赤白囊之旁午渴聞帷幄之  
籌西東府之同寅增重嚴廊之勢一賢進矣四達翕如  
恭惟博大而裕和高明而肅括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



競維人退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遐有佐帝曰邊烽之未  
靖卿其樞極之是陪庶以贊萬微之幾且將制千里之  
難蓋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何憂虎豹之羣今有德進而  
朝廷益尊遙筮夔龍之武某逖聞出綍喜欲振纓足食  
足兵皆願受其陰賜且耕且戰惟肅稟於成謨

代賀韓檢正

伏審渙發綸函晉陪政路與大臣上下其議論相業在  
焉惟吾儒明習於典章國是定矣永言雅望深聞在清

衷恭惟忠義相傳風流是似惟先生佐中興之運有大  
勲勞繫皇穹嘉貫日之精生賢輔佐言語妙於天下  
智略輳於上前屬時多艱光贊元老斷國論而謀王  
體惟克彌綸騰茂實而蜚英聲遙觀經濟行踐禁  
塗之邃曠言寵渥之新某竊仰令猷忻聞成命聖賢  
相逢張治具不在茲乎日月獻納為侍臣無出右者敬  
修慶積式埃贊書

代賀史督相

伏審參持國柄董護戎昭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正資  
妙略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坐折遐衝天啟聖心曠維  
王佐恭惟濟時以治安之策致主以太平之書南鄭相  
北鄭相而譜世家豈特衣冠之盛大馮君小馮君而難  
兄弟並關宗社之休薦紳竊仰其經綸旒冕渴聞其  
論議夜下庚牌之召席前丙枕之安廟謨獨斷於一言  
國勢重增於九鼎予惟克邁乃訓已罄嘉猷天將降任  
是人遂陪政路肆颺大冊兼總全師蓋宰相外撫四邊

允賴精神之運惟天子明見萬里迄成道德之威遠猷  
公歸丕成帝賚其猥靡聞寄莫遣庭班瞻彼熊旂徒  
有執干戈之志已窮鼃技願廣洗兵馬之詩是開休  
顯之期式慶明良之會

代賀杜制置

伏審進班司府分梱藩垣謝玄成肥水之勲彼師其遁  
裴度任淮西之寄我武維皇諒草木之皆兵襍關河之  
入貢恭惟以少陵之詩名而自比於稷契以阿房之賦

手而高論於唐虞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慮之愔  
勅敵克壯其猷故能全孤城於百戰之餘於此見真儒  
為萬人之傑既勒銘於丹地乃授鉞於青冥顧惟風塵  
瀕洞之秋要有意氣激昂之暇平居推赤心而置人腹  
其孰不懷緩急蹈白刃則得士情何戰弗克矧天意之  
殲敵適歲星之照吳國豈賴盟兵毋撤警惟事事備乃  
其無患願修軍旅之定規言人人殊則罔成功更極寶  
僚之高選聿觀偉業丕對殊褒某密邇鄰光驩傳帝

賚闌以內闌以外喜盡寄於爪牙陝以東陝以西賴相依於唇齒

代賀游吏書

伏審渙放一札晉長六卿尚書古之納言無易瑣闡之拜治官周之冢宰獨專銓選之權國有人焉才無遺者恭惟親傳伊洛之學妙撓河漢之辭蜀道難於青天毓此山川之秀故國非有喬木凜乎文獻之尊上嘗歷數西州之英曰孰可與東坡而並嘆鶴山其已矣訊

蠶叢之溷然乃得公於草廬之中欲致治於簡編之  
盛有謀猷入告于后共談虎觀之經非仁義不陳於  
王屢卻鸞臺之敕粵從人望擢冠禁塗惟茲典選之  
班自昔奮庸之地前裴馬而後盧李宜專美於唐人  
左稷高而右臯夔佇疇咨於舜典某遯聞除目坐隔  
邊頭能世俗書敢覲山濤之啟事為朝廷喜竊想鄭  
崇之履聲溯江以南維斗之北

代賀許兵書

伏審於皇周誥之華就正夏卿之位丈夫即為真耳何  
以假為國人皆曰賢焉夫然後用維上所倚濟時之艱  
恭惟太嶽之宗神山之秀議論度越諸子蔚為當世之  
典刑文章自成一家窺絕尋常之畦逕粵代言於禁苑  
滋簡眷於宸襟乃躋甘泉法從之班誕緝周官司馬之  
政蓋文事必有武備烏可岐而二之今內寧猶多外憂  
孰能定於一者坐制此敵端在吾儒興言邊陲之日  
騷竊憤遠氛之未靖頻年入塞妄意飲江脫非折筭



而咎直欲投鞭而渡如日舉天墜而與之共死或不然要當立砥柱而為之防庶幾其可惟士大夫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俾聖天子制挺而撻秦人之兵則吾免於魚乎不然憂未歇也厥有廟筭以張皇綱某敢誦所聞恃以自壯真儒用而天下無敵言觀帷幄之籌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適正鈞衡之柄其為期嚮莫既縕棕

代賀蔣諫議

伏審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粵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

始尊斗上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之  
正其必能格君心之非永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君子此  
其消長之道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以來盡洗  
秦漢諱言之習聽納之盛載籍所無是知累朝熙洽  
之休正賴諸老箴規之力茲實王上用公之至意豈  
但先王執政之緊頭恭惟質堅百鍊而愈精節貫四  
時而不改仕者皆嚴憚黜已消落膽之女帝曰無以  
易堯當有沃心之論竊窺聖德時憲天聰雖艱難有

甚於絲枲而恭儉本無於袞闕惟是外則強勁相持之  
敵終未安和內則叫謹不靖之兵敢於狙詐事孰大於  
此者時其條而上之非仁義不陳於前可使王憂而臣  
辱有謀猷入告于后所願乾清而坤夷某越在邊城莫  
瞻朝著稱慶厯者曰四諫尚能賡祖徠之詩今陽城號  
為一賢何待作昌黎之論敢無動色傾聽嘉言

代賀林侍御

伏審出綸西掖執憲南床天子明明用臯陶而不仁者

遠矣王臣蹇蹇如行父見無禮者誅之茲得一賢重增  
九鼎恭惟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  
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  
前陳適當不諱之朝夕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造羽鶴  
鷺綴赤舄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貍凜白筆押彈  
之志使顏跖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矧今士  
習之媮未明國是之定倖門如鼠穴而不可塞弊事如  
蝟毛而不可為外之則強敵之鷓張內之則狡兵之狙詐

勿用小人必亂邦也誰當共濟於艱難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時則渴聞於忠謹願言密勿采意敷云庶幾回事  
變於危急之秋或可觀德化於須臾之頃某逖居邊瑣  
欣誦宸綸有爭臣者七人逆底臯謨之績舉明主於三  
代願聞說命之篇敢不濡毫以需染牘

代賀李右史

伏審渙發龍綸晉登螭陛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遷  
史藏之名山無慙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學之榮

恭惟如樂九韶如鼎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未見之  
書刊落塵言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之藁喧傳  
薇省之詩所謂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川而東耳乃  
夾侍玉皇之香案俾共紬金匱之秘文陳洪範九疇密  
贊吾王之聖作春秋一藝龍襲為有宋之經偉哉真儒成  
此信史某瞻斗以北與江俱東雖莫陪鴛鴦班肅上賓  
榮之賀儻得與牛馬走願窺帝典之暉倚聽褒綸別馳  
慶幅

代賀馬郎中

伏審進班郎省敷訓藩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式均地官之賦初傳除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一時巨擘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蕙以之疑乃珥筆於華軒乃為模於朱邸簡知之渥寵數斯皇彌綸豈久於郎潛獻納遙躋於禁從某同僚厚甚間命躍如敢忘芹美之羞庸致厦成之賀

代賀葉秘書

伏審對揚芝璽論選蓬山揚雄之校秘書恍驚昨夢蘇  
軾之可著作甚稱上心責然來思升自此矣恭惟胸吞  
雲澤手覽斗魁東三傳而抱遺經合是獲麟之筆不十  
年而起徒步端歸浴鳳之池人皆曰然恨見之晚某舊  
親談塵慨想顛犀文不在茲既為吾道之賀君子至止  
亦寫我心之思

代賀程常博

伏審擢從學省峻立頌臺八索九丘之書既重講習五



禮六樂之教其佐秩宗均為極儒者之榮所謂妙天下  
之選某屬間誨乾欣覩除綸夙夜寅清尚借藩房之重  
日月獻納有開禁橐之華於穆緒言等幾紆監

代賀尹漕

伏審借才匠監將指神臯蕭相國轉漕關中蓋為根本  
之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輦轂之間上意則然師言  
惟允某貌茲宗邱恃有使軺我獨二天無忘麟趾之信  
厚畿方千里但瞻牡轡之光華無數頌言等祈涵在

代賀喬佑神

伏審天啟相門思深帝宸雖迫於典故姑俟快於祠庭然  
咨爾家傳實贊襄於鼎路世嘉元老代有聞人恭惟寶  
婺流輝金莖擢秀惟君才乃祖成績紀於太常惟魏公諸  
孫議論挺有風烈此豈但衣冠之盛蓋自關宗社之休奕  
矣譽髦踵於王父某述聞綸綺懽動縉紳曰學為箕學  
為裘文章特其餘者當用作霖用作楫將相真有種哉  
近隔雲屏遙觀泥壘

代賀別尚書

伏審渙颺周誥晉陟夏卿圻父為王爪牙增重留都之  
相寄尚書乃天喉舌仍參督相之軍謀大張天聲聿寧  
江面恭惟肝膽一劔精神五兵袖有太平之書真儒無  
敵於天下氣吞餘子之輩此敵已在於目中屹然為國  
之藩垣久已簡知於旒宸適旄頭之騷屑煩塵尾之指  
尾南則曰譯北則曰鞬孰分憂於丙枕出則股肱居則  
心膂遙趣駕於庚牌於赫皇威有吾王佐某相期竹帛

快覩絲綸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豈但曰接夔龍之武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尚當賦洗兵馬之詩粵若山瞻有如江水

代賀吳尚書

伏審中詔置郵上流開梱尚書乃天喉舌寢高戍履之班祈父為王爪牙增重建旄之寄帝心簡在江面聿寧恭惟學足以度越羣公材足以康濟斯世前有台父後有杜母孰知儒者之兵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兼著仁人

之勇當此邊氛之瀕洞深虞江介之繹騷強敵無厭直  
曰投鞭而度耳虎臣如在必將揮扇以却之顧瞻縉紳  
大夫之間妙有詩書元帥之選重國九鼎維斗一人乃  
勤笳鼓之西出填琵琶之北武騎千羣而無所用聞敵  
膽之已驚使者四輩而趣之歸想天顏之有喜其舊同  
手足今籍喉衿雖江左有夷吾可無患矣然中國相司  
馬其孰愈乎引瞻泰巖飛渡溼浦

代賀岳都丞

伏審通班邃閣導旨機庭惟雲漢昭回之章寶為大訓  
惟夙夜宥密之命厥有明謨併授傑才茲為顯渥蓋朝  
廷之成幾事所賴親臣而疆場之逞雄心無任今日孰  
有折衝之策我得用兵之賢綸綍初傳縉紳相賀恭惟  
材足以濟斯世學足以窺古人君子是以似之慨想背  
鬼之無敵王事維其棘矣不圖武穆之復生大書岳字  
之旗盡索邊庭之氣如使知中興四將之有後雖欲加  
諸華一矢而莫能乃陪帷幄之謀甚稱袞旒之意蓋淵

雲之精筆妙墨豈但論思而已哉彼秦楚之堅甲利兵  
直可笑談而却耳遙觀詔壘徑踐政途某望履無由彈  
冠有喜焚香而對楹史每嘆倦翁之可人仰天而問階  
符更審相公之何日瞻斗以北與江俱東

代賀吳尚書

伏審峻躋武部肇建戎旃制梱號小朝廷密拱王畿之  
近政職曰大司馬用提軍律之嚴海道江防國門鼎重  
恭惟器能如諸葛亮而無其短賢良如董仲舒而無其

迂權則知變經則知常略具天人之三策元難為兄季  
難為弟共推宇宙之兩吳故處之於上下流之間殆不  
啻如左右手之眡蓋自古豈無於外患而當今尤務於  
內寧乃睠北辰之居實據東南之會統六師以平邦國  
豈但交隣潤九里而及京師莫先尊主乃開大柵以鎮  
近畿式遶竹帛之暉入覲宸旒之邃某手足何異唇齒  
相依念有德進而朝廷愈尊常恐追鋒之召今真儒用  
而天下無敵願聞解甲之期宏濟多艱厥在茲舉



代賀黃少卿

伏審升華邃閣臨鎮雄藩無愧六一翁方過廬而式干  
木乃聞二三子至守闕而留陽城是行偉哉有餘榮矣  
獨念某聿親講部遽遠師資老映出函谷關悵莫瞻於  
紫氣馬融上廣成頌徒結戀於絳帷無斃傾馳等幾監  
在

代賀史尚書

伏審光奉明綸趣還起部謀猷入告于后久探禹穴之

金史四十一卷  
卷二十二  
奇器械咸精其能更核漢朝之實增華曳履簡在凝旒  
其貌在宗維欣聞宸綉君牙乃祖乃父惟帝念哉周公  
之才之美有世臣矣未央慶緒等覲監紆

代賀魏侍郎

伏審渙敷書贊進貳憲曹民自得於湖山久奏吳門之  
最帝慨思於人物趣歸漢殿之班期得祥刑斯皇殊綉  
某不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之盛使  
君為堯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斁頌言切惟監在

代上王提舉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  
不為李將軍之地倘可寘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蓋以  
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序先世夫子與老岫之契矧  
予兩叔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相忘於子  
姓察我政而異兒傍之雉已難揜於先生然則攀附者  
雖私情而其挈提者乃公道不知僭矣請具陳之伏念  
某藐然孤踪竊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火之盟

兒薄我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然否則既歸之久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齒牙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實為之眉目安用不鳴之鴈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即元氣方落筆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辭林世少雙而文有體

此學者之斗北為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  
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願生識韓荊州蓋  
久已傾心於門墻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  
以藉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

代上劉寺丞

百乘之家可為之宰已熟成瓜數仞之墻不得其門亦  
慙行李敢借齒牙之論略陳眉目之書苟有以藉其口  
於縉紳之間則何啻被吾身以文繡之美試垂靜聽倘

辱誤知伏念某藐然孤踪竊有微志瀾翻夜讀燈寒幾  
落於簷花潦倒冥行衫老半枯於荷葉自詭青山之縣  
幾成白髮之翁已日乃革已日乃亨吾知免矣戴星而  
出戴星而入夫何為哉雖微尚方雙鳧之歸安得平原  
一鷄之薦幸草木之同味豈桃李之不言庶其此行恃  
以自壯恭惟其道即元氣所懷如春風羞崑崙薄蓬萊  
聿凝香於燕寢披琅玕叫閭闔邁飛翰於鰲扉凡所雌  
黃相傳精白一舉手一投足而生其羽翼大丈夫用力

於當世之所為三吐哺三握髮而加之色詞下執事待士  
之以禮者如此使冀北之駑駘猶市則淮南之雞犬亦  
仙委身而依劉公夫豈無其故者下榻而待徐禕亦唯  
所以命之靖惟盛心式顒嘉諾

代上李制使

砥鼎餘五色之丹曾亦淮南之雞犬棄車下千金之骨  
不幾冀北之駑駘敢陳眉目之書更借齒牙之論蓋待  
以國士則雖至於再且至於三而何嫌亦豈無他人謂特

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莫若參苓之舊又觀桃李之  
新切仰瞻慈寧以瀆告伏念某苦無竒氣亦有壯心舉  
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衫半荷葉  
之枯然雖碌碌州縣之間未肯瑣瑣簿書而止思昔蘭  
亭之禊適熏藥籠之芬予不負丞丞亦不負予惟倚春  
風之信烏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久棲明月之枝公為此  
來時已自慶竊以為兩地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  
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功名之見逼安用不鳴之鴈覲



搏已化之鷗恭惟轉洪鈞而萬象春持清議而一諾重  
方出而將入而相其紀之旂常而勒之鼎彝雖耕者農  
戰者兵皆歌於田野而賀於軍旅凡百奔走願一品題  
乃若生識韓荊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湜他  
尋李下之蹊亟以鄙懷布之明聽予取予求而不厭詎  
曰前日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失之  
瀆而失之悔靖惟盛德儻賜真知

代與諸監司

某蓋聞不負知己乃能不負國家何有吾身則亦何有  
官爵大義所在庶言必同伏見大使尚書挺身於危難  
之間脫命於兵戈之際不幸失金湯之守讎以攻之試  
嘗論鐵石之心有足悲者凡爾見知於疇昔正欲相期  
於歲寒我思古人切為浩嘆劉少傅棄城池而遁去謫  
之白州吳武順上節鉞而贖之載在青史至今間者相  
與聳然豈有平時握手出肺腑謂義結於兄弟之行  
而乃一旦全軀保妻子不哀鳴於君父之側敢告同

門共為削牘願納吾儕之秩覬寬此老之辜人而無禮  
而無儀則不如於一死俟自我得自我失亦何憂於  
數官庶幾使風俗薄惡之時知猶有志氣激昂之  
士諒嘉輿論概列朝銜

上趙端明

士為知己者用誰當賦歸去來兮之辭事有大謬不  
然輒自贊無可奈何之說試垂靜聽盡布真情伏念某  
初以冷官墮於窮塞交舊無虵虺之援所挾伊何執分

有馬牛之風奚求之敢乃一見下陳蕃之榻輕千金築  
郭隗之臺歡若平生過於儕等豈但倒屣而迎王粲相  
親禮貌之間所謂逢人而說項斯每費齒牙之及甚至  
父兄疾則以霖雨之手而為之脉室廬煨則勤暴露之  
憂而致之質殆同休戚於一家畧無貴賤之兩眦旋觀  
國士遇我之意寧忘小人懷惠之私蓋駑駘猶識於  
戀軒而燕雀亦知於賀厦夫何決去莫肯為留肯薄  
淮陽耶自難啟躡嚙之口不負臨賀者其奚愛么麼

之身然以窮鬼之欺凌不堪奇禍之竊發始則故里有  
王參元之火繼而舉家懷秦越人之憂伯兄竟歿於異  
鄉旅櫬未歸於厚土至若老者風淫之已甚為之人子  
雨泣而危之今殆生無以居而死無以藏不但老之為  
喜而病之為懼我之懷矣復何幸於依劉天實為之  
曾莫如於返魯大非得已敢不具陳欲望惻然於穎叔  
之言賜之以毛義之檄烏傷而哺庶幾晚歲之安鷹飽  
則颺不可同年而語誓以桑榆之境重歸桃李之蹊

秋崖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二十三

宋 方岳 撰

啟

回朱尉

伏以傅吳氏之隱梅謹然旁午倚魯宮而采藻幸甚  
同寅辱魚腹之遞緘喜馬蹄之歷境占辭已晚有覲謂  
何恭惟某官筆下波瀾之老成胸中丘壑之灑落將軍

百戰胡為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夫之後殿  
黃絹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未甘謂當綴天上星辰之  
班乃復墮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此其聰明尉耶鷄  
序有言且為清望官矣某泥古之學背時而馳讀賢於  
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願萬戶侯之句快覩光塵

回劉學錄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為畏友笑邊生五經笥敢曰吾師  
願從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樂伏惟某官刊落訓故深



繹典墳歲貢鄉曲英已快雲天之橫鷲妙在言語外當為  
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於根本正不必泥  
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為荻滋言觀訓誥誓言命  
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  
止黔驢朴如鄭鼠鏘晦庵之遺響敬佩贈言訪醉翁之  
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

回趙學正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適奉郵雲

之麗士氣振矣我心寫兮伏惟某官蘭猗猗而自香  
菊鮮鮮而獨秀少日雕蟲之賦慨壯夫之不為今者伯  
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  
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周孔之學儒之為貴君豈苟云  
若徒疲精於摘章繪句之間何以得意於含英咀華  
之外斯文闕百聖之統覲明辨之盛名題千佛之經特餘  
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患在為師其惟斂社古  
之學者為已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我

回張學正

某與滁人遊瑣瑣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琅琅記三篋  
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伏惟某官鄙家傳於黃石換  
仙骨於赤松兩上鄉書每為子大夫之首幾年侯類久  
傾衆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肅子帥以  
正何嫌乎同隊之魚人得而輕則必有敗羣之馬欲覘  
所學奚止於文願言淡墨之題式快飛黃之迅某自知  
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人過共詩書之樂山行六七

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頌而規乃予所望

回曹直學子

其采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衆楚挹芝蘭之秀孰云無  
缺於百參睠然裁緘喜甚折屐伏惟某官妙立義四始  
之旨遺一唱三嘆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薦鶚  
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鱣惟此子衿言觀領袖必操  
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異言之太甚持  
身惟謹喜允說以相資式遘甲乙之科少售辛勤之志某

早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修敬佩聖言於洙泗  
年相若道相似每慚師說於昌黎何以見規竦然改聽

回周學錄

某邈瑯琊之深秀行矣鱣堂玩瓊玉之菁華如聞豹略  
有士若此我心則夷伏惟某官蔚乎傳太公望之書浩  
然投班定遠之筆策勲汗馬固嘗登灞岸而望長安疲  
精蠹魚要當由河汾以挹洙泗必有胸中之兵甲匪徒陌  
上之弓刀時時以古今澆之豈無識者區區為利祿計

耳亦安取斯會有恩言丕視功載某枵然無學奚以為  
師緬懷六一翁每歌豐樂之記願與二三子共守文昭  
之箴如切如磋勿迂勿泛

回周糾彈

某辱教之及荷意甚厯糾豈易然是謂一學之風憲身  
率先耳毋羞諸子之月評跋相觀於俎豆之間要自得  
於翰墨之外功名入手何哉足以為重輕歲月到頭勉矣  
擇之於賢否匪伊胥晤共話所懷

回戴學諭

某辱問勤懇發緘恐慚擬人必於其倫奈何孔孟子也遜汝求諸非道奚以籍湜輩為靖言吾黨之交情可略世俗之駢語勿憚改過繼今畫鉞砭之辭在好為師正有不範模之患友直友諒是究是圖

回蔣學諭

某辱書感甚啟牘竦然見一刺史即周孔之曾何幅尺非大丈夫無趙孟者枉以直尋其孰敢當抑子之過求

之方冊願無忘燈火之一寒安得圓機亦欲扣風煙之  
三逕言之喋喋意則拳拳

回徐齋諭

某濫塵經席端奉書函患在好為師已切式微之嘆未  
有不須友敬歌伐木之章敢致贈言因以報貺挑達而  
云批闢豈真誤與弄璋而寫弄璋恐貽譏矣幸毋憚  
蠅頭之細更詳措馬尾之訛

回湯掌儀



其猥辱長牋備聞高誼師道不古今直章句之云儒行  
無他亦曰綱常而已嘉與吾黨深企前修抑抑威儀子  
勿俄於側弁袞袞甚省吾何歎於無羶少須拱揖之間  
覘見藏修之益

回蔣齋長

某未奉階屣遽勤傳鯉文以會友敢陳古學之緒餘患  
在為師安有國人之矜式子則曰用力之銳吾正憂見  
道之難優而柔之當如江海之浸慨其歎矣初無山嶽

之高心之精微語則粗淺

回葉教諭

某交龜屬且烹鯉楚然謂王通講太平之書不過專於  
泥古然賈誼陳治安之策乃以直而迂時甘為獨冷之  
官墮在極寒之塞仰韓公之斗恐負深期披樂廣之雲  
或傾高論勉旃自力毋逸乃心

回翟齋諭

某簪盍有期賤題甚寵倚博士之席其何以堪見縫掖

之衣云胡不喜佳哉山水容此圖書詩有六義焉當共  
話爐亭之雨子來幾日矣後詠歸沂浴之風勉爾好修  
無忘忠告

回薛集正

其幸甚論交睽然辱問師道不立久矣以我奚為人心  
所存者何惟子之勉如但優於分數正恐失之毫釐見  
所見聞所聞是之審耳德其德道其道亦焉取斯不曰  
文乎又其細者

回徐學諭

某茲辱乃翁彈冠有書啣袖得賢父子而與語寫我心  
兮翹佳山水而共遊則吾道在咨爾青衿之樂豈惟黃  
絹之辭鳳閣絲綸於予奚取鯉庭詩禮期子無忘勉  
哉惟時行矣胥晤

回奚監酒

粵起鱸堂小留虎帳談笑青油幕安用腐儒飛墮碧  
雲棧甚慚鄉友此豈醉翁之誤我政恐空山之怨人不曰

師乎何厭廣文之冷拔其尤者孰云處士之良尚邀粉  
社之春毋靳藥言之益

回許察推

騎鶴記揚州之夢曾話辛勤烹魚得故人之書喜同寅  
協君子至止我心寫兮恭惟某官飽鑑湖一曲之秋詠  
剡水三更之雪要是放翁宅相詩派有傳得非許遠  
家兒邊城獨勇佐大相芙蓉之府尋平山楊柳之春飛  
書塞北之風沙特餘事耳歌枕江南之烟雨寧久此乎

某別去幾何傾翹已甚倚博士之席甘老鱸堂着從事之衫苦留烏幕歎毛錐子之安用笑田舍翁其盍歸問訊黃花坐想馬蹄之疾笑談清夜願聞塵尾之餘

回王高郵

伏審銅符分虎金印視龜登堂而宣上德音重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第行簡靜之文書邊壘宴然塵氓歡甚恭惟某官老成而其慮定重厚而其材宏惟軍旅俎豆兼聞之自得詩書之趣謂太尉丞相尊等耳

奚分文武之岐乃投筆於蟲魚注爾雅之時自立幟於  
貂蟬出兜鍪之句丕視功載越有戰多塞草秋黃防萬  
鷹之遐擊淮山暮紫勞五馬以再來訊之甓社之珠隱  
若長城之寶湍觀偉績式對褒綸某翹想匿犀猥勤  
傳鯉今將軍計安出其遂洗天河之兵雖書生無能為  
或可作浯溪之頌願言凱奏於赫皇靈

回沈宰

伏審雲飛鳧鳥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

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哉遙遙於以負負恭惟  
某官毫端苔雪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烟未覺  
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盛之  
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奈何如  
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硎之為者一牛橫笛  
第令安雨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  
公尹留惠疲氓某起從田間寘之幕底邊城吹角毛錐  
顧安用哉茅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



思農畝之荒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共明月於千里  
翹企金相

回趙漕

塞車帷而巡所部固嘗瞻韓斗之光遺幕府而人為書  
久不報郇雲之妙豈有使者撝謙之至此而為掾曹偃  
蹇以自如政使病風喪心之人猶知矜已傲物之禍况  
以賤而事貴亦何恃而敢然請具陳之在所貸矣伏念  
某比聞親老道感風寒亟馳至於都門遄奉迎於官舍

幾廢人事第親方書幸茲喜懼之年纔有壽考之望  
惟是晨昏定省之不暇莫知日月往來之寢深每吐舌  
以自驚焉屢濡毫而復止念韓愈亦人耳心敢傲於翰林  
抑茅容有母焉禮未遑於重客深愧子家之執訊竟  
無殷浩之空函時惟不韙之辜所恃有容之量敢望  
其官待人以恕及老以慈察其承顏接辭已懷慕藺  
之志何至掃影滅迹自取簡驩之誅輒布其愚幸垂  
之聽

回丘憲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乃勤界王之題遠致兼金之贖  
可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為司府之頒謀之臧謀之不臧  
或正坐浮家之請噬臍何及拜手彌慙蓋以卻之不恭  
夫豈受之而是泛剡曲夜深之雪已借一帆遡江東日  
暮之雲莫彈萬緒竢趨輦轂用狃緘滕

回朱制幹

思鱸解去奈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贖玉垣之

畫獨喜衛察之君子率皆冀部之故人夙已會心歡其  
晤語恭惟某官辯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鳥幕府翺  
翔信有瓊花之詩債邊城騷屑小迂玉筍之仙班誰言  
官閣之梅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元戎小卻盛  
之白玉堂間且台矣古云樂者青油幕寧久居乎某曩  
奉芙蓉味同草木許身何愚而自比稷契恐貽笑大方  
之家同官盡俊而偏善柳劉不妨回俗士之駕豈其久  
要而我遐遺

回李簿

青山擁縣有嘉榭，枳之鸞綠水護田。誰記去家之鶴聿，  
來瑤字如見玉人恭。惟某官輩行則魯靈光，器韻則禹  
神鼎。蓋謫仙人之苗裔，無敵於詩。何飛將軍之聲名不  
侯如故。安有學者之北斗，屈於進士之南廊。帝曰嗟哉，  
公等何見見晚也。仕其漫耳，高人亦主簿耶。第聞鄉曲之  
誦言少紓田里之愁嘆，幸無忘於鐵硯。許重對於金鑿，  
立登政塗。厥有故事，某起從襜褕。幾化兜鍪，多病每思。

故廬曾莫遂異方之崇此曹宜東高閣何當低太白之  
芒乃司金耀之書仍贊玉垣之畫其誰歸我所欠識公  
萬戶韓荊州今之視昔一詣習鑿齒秋以為期斷金則  
同報瓊馬有

回張制幾

公車飛剡帥聞借籌人物渺然竊嘆四郊之多壘時事  
如此孰為萬里之長城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某官  
以燕公大手之筆傳穀城父老之書儒者乃知兵乎用

能決千里之勝丈夫當為真耳豈惟記三篋之亡試嘗  
慨披輿地之圖固已熟考邊疆之勢彼烏乎強吾烏乎  
弱戰何為勝守何為堅了然胸中殆猶燭照而龜卜運諸  
掌上寧慮秋高而馬肥有偉弓旌之招式徼甲兵之洗政  
恐青油談笑雖賀得賢主人然有紫禁烟花詎久稽天  
下士某逝言已去于思復來前度劉郎絕嘆桃花之老  
我秋風張翰終懷蓴菜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兮之辭  
亦姑作居無幾何之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煙

水有吾廬倘遂寬閒之適願言載色共話此心

回士友

某自揆何人有來秀句我輩畏名如畏虎欲捲錦鯨而還之書生得句勝得官復貪黃絹之妙甚雖愧衮褒之誤敢輕緋笥之藏

回鮑上舍

某昨辱高軒過予逆旅適千里見似人而喜况復鄉粉得一紙賢從事之書第嘉辭藻乃苦嘆儒冠之誤恨



相逢客路之寒因索笑於梅簷欲賦歸於茅屋視吾舌  
在雅無取縱橫之家與予自成當有識離騷之妙

回黃宰

伏審齊飛五鳳趣駕雉鳧相傳紫橐之家直聽履而上  
耳不鄙青山之縣欲彈琴而治之覺松竹之自矜與草  
菜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右史之  
往來無虛名下南浦西山之朝暮盡在胸中故嘗出其  
緒餘所至為之特立謂且破拘攣之格便當趨禁近之

班爾絲乎保障乎方軫垂梳之念野馬也塵埃也亦煩  
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一同五月之最民  
望攸屬公行勿遲某自塵一科不啻十稔拙於涉世曾  
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之彈去今既久於耕雨  
亦無復於問天但得縣公如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滕  
氓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服而迎種樹有書倘遂岩棲  
之託其非公事寧敢私陳

回衆官

其瓦礫先廬久燼王參元之火蓬蒿舊徑僑遣張仲  
蔚之居不堪上雨而旁風豈但仰天而見月爾乃灌蔬  
之暇略加生草之茨雲住半間還是玉川之屋談傾四  
座寧容金谷之車何誤聽聞肯幸臨况不特小人之環  
堵莫當長者之移尊且聽琴竅賤之堂尚煩郤去詎載  
酒揚雄之宅而獨偃然庸敢固辭嗣彈深謝

又

其薦拜連壁之翰極佩斷金之心雖微突兀眼前瞻烏

之止誰屋而乃推敲月底下馬之氣如虹不圖至于再  
三夫豈容於執一如自坐東鄉肯為風月之主人當掛  
起西窓留作雲山之佳話

回趙尉

伏審趣舍人裝隱神仙吏一琴一鶴故有家風八人八  
龍雅聞譽處胡鬱刺鱸之手小煩射鴨之弓恭惟某官  
冰雪照人風烟滿抱衢故太末也盡覽爛柯之棋尉其  
真仙乎式瞻喬木之古雖溧水欠孟郊之白顧吳門有梅

福之書奚事弓刀少迂塗轍高眠田里北部已守熊羆  
重酌江山西臺當有鷓鴣某拙於涉世放以還山杞未  
棘而菊未莎吾耕勞止荷為衣兮蘭為佩公望久之得  
無修容則降既見

回趙縣丞

伏以藍田千竹喜入吟邊揚子一屢適在字下雖若燕  
鴻之避雅聞笙鶴之音恭惟某官胸有層巒身為磐石  
提筆秋風之戰鷗已疊雙袖笏樵溪之遊鴻方漸陸脫或

肯排雲而叫閭闔安知不跨海而望蓬萊資歷拘之嘆  
息久矣世豈舍我姑徐徐六月之飛丞不負予寧鬱鬱  
千山之底式適薦墨不次除綸某久卧秋崖偶塵壁水  
開緘見諫議之面三印斜封論文敵開府之詩一尊何  
日有懷注仰無斃戢藏

回景獻邸

某平生大繆纒脫小銓青衫半荷葉之枯不勝歷落白  
髮盡霜蓬之出亦笑宜教茫未控於謝言遽有采於慶

續今殆可去矣敢稽講部之留此何以賀與已後賓榮之敬

回榮王

倚席賢關久慙衿佩橫經公族何取範模極知北海之  
踈無補東平之樂恭惟某官受系宗祏挺生神明建母  
弟以屏周有韡棣華之鄂錫純嘏以保魯誕開茅土之苴  
雅聞密勿於縉紳留意討論於載籍文昭武穆信知龍  
種之自殊沛易楚詩寧許豹窺之時見夫何朴學仰稱  
盛心某懷刺未漫辱書良寵謙卑以自牧也乃能無獻

予之家貧賤者驕人乎豈在設穆生之醴

回程學諭

白雪千莖吾生行且休矣陽春一曲遠道胡為來哉迥  
如清曉南枝之花更是大江東去之調把玩不容於釋  
手推顏亦復以驚心有蓼者莪誰無犬馬之養維桑及  
梓寧勿尊鱸之思况當大學壘鹽之時敢作生日湯餅  
之夢美人青玉案真是暗投小奚古錦囊第當重襲

回景獻郎



我年如此已驚蒲柳之秋人壽幾何又見桑蓬之旦乃  
重煩於後騎終不棄於前魚講堂之昨夢恍然書卷之  
故情甚厚五十學易笑屈指之無多八千為春愧贈言  
之何有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藉甚文名老熊當道衰然舉首凡馬空羣得聖人筆削  
之心重鄉老賓興之選恭惟妙探絕學獨抱遺經誰不  
黜伯而尊王是陳言耳或者褒子而貶父如名義何放出

一頭了無衆手以此戰何不克得臣將寓目焉惟不矜莫與爭晉霸在此行矣

回第二名陳大猷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鵬每發每中雖曹參之第一知李廣之無雙恭惟熟講中庸卓為茂異許孟容有禮學典章多所裁之公孫弘舉賢良郡國無以易也迄援枹而再鼓又拔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采莫如之子翬洲圓而狀元出其在此行

第三名劉震西

項羽敵萬不亦壯哉荀伯在三幾少屈矣歎伏老蒼之  
筆驚嗟英妙之年恭惟賦聲摩空詩才論斗文章有氣  
意其與廬山高學問藏身乃亦如椰子大於此見士之  
秀何必曰老而成勉旃此行逐鹿所廣寒之桂母曰得意  
躍馬看長安之花

第四名于震龍

經窮義畫妙在函三帝謂晉公合居第四真是射鵰之

手又登薦鷄之書恭惟風雲軒軒燈火兀兀文章則有  
若司馬早負雋聲郡國無以易公孫每先賓貢在此行  
矣其必勉之聲圓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氣剛以直  
無為看花得意之詩

第五名于方

失李方叔五色已迷得曾南豐一言可決亦喜窮波斯  
之識寶要是古戰場之驚人恭惟能讀三墳之書自成  
一家之學衆人固不識也幾為爨下之棄遺小子不知

裁之真似暗中之摸索忽驚傑作足張吾軍其必勉之  
奮修鱗於春蟄毋令或者笑老眼之冬烘

第六名段夢賢

登樓王粲賦自有聲入洛陸機年不可及遂占易爻之  
六獨當筆陣之千恭惟譜傳甲族於文昌學富西陽之  
雜俎八义手頃已成擲地之奇五色目中頓有摩空之  
想是收英妙賓貢賢能三薦一門可想詩書之盛重  
聞雙慶又觀袍笏之歸

第七名王桂

詩有六義大肆厥辭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偉橫秋之健  
翩逆擊水以雄飛恭惟筆墨無塵詩書有種千人小異  
嘗識君賓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勉圖遠  
業亟奮修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之似杜子  
夏自為兩子夏不妨科目之同

第八名何德新

太冲妙思賦必十年荀鶴異才名高第八要是摩空之

手不孤擲地之聲恭惟修水之英弘齋之學垂髫穎異  
孟母之賢可知落筆老蒼何蕃之歸愛別果鏘文響勇  
拔薦書有客點頭不負平生之燈火為君燒尾頓驚一  
夕之風雷

第九名陳道可

周有六官雅間作者陽為九數屈使居之聿登天府之  
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恭惟志在姬旦學於河汾我思  
伯兮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繼霸之

時名果不虛書寧無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家世之相仍以是編致太平罔俾古人之專美

第十名彭夢文

老彭世家故多學者伏生口授類以書聞是興大比之賢適在就盈之數恭惟廬山之秀弘齋之宗怪怪竒竒遂入不雷同之眼渾渾噩噩更湏極潛聖之心願鼓行於南宮必改圖而東轍文章官樣自是朱衣之點頭衣鉢家傳豈但青衫之入手



第十一名李鏞

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弘齋之後今見閻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羣鳴鹿之彥恭惟夢吞三畫辭闢九師爾尚迪前人探花開庚戌之榜式克至今日齊芳適甲子之周若有數然厥在此矣山房九十卷難藏文字之光臚傳第一人當入衣冠之盛

第十二名劉夢六

精神之接非想非因文字之祥不五不七豈以音同於

袍色宜乎名在於薦書恭惟早有賦聲信為人瑞翁  
恐窮而教子書豈窮人文得助則通神居吾助汝遽然  
有蝶訊以化鵬插翮九霄以其數則然矣連鰲一釣將  
與子其成之

第十三名陳闕

名登薦書勲在翰府十三卦之取象正得異才二千石  
之觀光亦驚老眼恭惟秀出玉峽鏘為金聲泉石地靈  
况是鹿鳴之諸子文字天巧難稽鷗化之脩程維其勉

旃在此行矣文惠公之衣鉢母曰遙遙臚句傳之姓名  
自當表表

第十四名凌鼎龍

上林司馬氣欲凌雲北溟有鯤風斯運海快矣天池之  
徙飄其月府之登恭惟擲地文聲補天賦手雕蟲篆刻  
何恨中眉之三薦鶚橫飛遂聯科目之一幸甚觀駕馬勉  
旃着鞭亦步亦趨我則慚為於雞口必勝必取君當勇

跨於鰲頭

第十五名利卓

泮水采芹雅知能賦秋風撒棘相賀得人足為鄉校之  
光未覺廬山之老恭惟人今而心古齒宿而意新白髮  
無情每嘆中眉之屢青衫有種未嫌入手之遲竟擅名  
場觀光上國衛靈之第十五牛後何居壯冥之擊三千  
鵬飛訊矣壯哉晚節其在此行

代回趙簿

伏以麟鬣分夜雪之燈未寒草夢魚素遞春風之訊適

近枳棲跂重論疇昔之心喜不隔同年之面恭惟某官  
聲光如斗氣韻欲仙小奚佩古錦囊吟盡風檣之騷句  
太乙燃青藜杖讀殘寶苑之秘書久已騰淡墨之暉何  
至試勾朱之最雲深曉殿盍隨鴛鴦之行花動春城式  
快鸞凰之翥竚頌瑤札儀我銀潢某拙則未除貧亦不  
改弓韜一尉樗櫟之材何堪硯老半生藿鹽之味故在  
抵掌宜甘於俗吏折腰猶迂於世情羣然危吠之信中  
以蜂蠆之毒官事未易了也無已太癡吾道其果非耶

奚為敢愠延覲金蘭之好惠垂玉薤之規野梅吹江路  
之香尚夥佳晤山雨話爐亭之舊重挹清芬

代回范侍郎

其本乏修能誤膺重寄敵敢窺邊而凌中夏端由顛聞  
之非人發不卹緯而憂宗周竊憤長淮之多壘粵覘淝  
水幾震江流此吾君丙夜不安枕之時豈我輩旁觀而  
袖手之日奉漏壺而沃焦釜敢姑徐徐出險道而援孤  
城蓋亦岌岌雖幸解西陲之急殊未寬北顧之思胡驟

發於詔函乃誕躋於憲部退揆君臣之誼殆猶父子之  
間幹蠱者分職之當然能家者功勞之奚有已陳免積  
期得俞音跋朝而飛賀書慙誦昌黎之聯句圍棋而聞  
捷奏願同謝傅之雅懷其若心藏難於言既

代回丘提刑

伏審誕將繡斧仍在錦鄉諗已滌龜敢忘傳鯉恭惟某  
官珠寒甕社玉潤秦郵有胸中百萬兵早煩漕輓畫河  
朔十三策妙有帷籌惟帝思祖宗立國之仁謂誰識天

地好生之德還觀當世無若吾儒趣六轡而東之聳兩  
臺之屹爾山川如故不移前日之棠陰歲月幾何邁下  
春風之芝詔某誼同手足喜見面顏願言快著於祖鞭  
已戒先馳於鄭驛心之所蘊言莫能殫

代回史參政

伏以護師外間五年無補於宵衣進職中臺一札俾司  
於秋典正此循墻之避莫遑記室之恭辱灑玉以先之  
感斷金而愧甚伏念某猗無他技徒有壯心久在兵間



而父教之忠深忝西平之子橫行徼外而歸無以報適  
勤北顧之憂惟不勝忠憤之懷思欲濟艱難之會惟茲  
邊圉大擾兵戈既搖毒於豐黃復垂涎於商亳如使老  
熊之當道孰能侮之殆將困獸之鬪泥盡成擒矣今縱  
驚於風鶴猶未靖於煙塵夫何罔功悞此僭賞茲蓋某  
官招俊乂以列庶位同心德以興太平當我公之歸兮時  
事罄金鑿之論有為王而留者人材參鼎鉉之調雖東  
陲微橫草之勞而南面念采薇之戍端由密啟曾靡遐

遺然叙勤者國家之懋恩惟盡忠者臣子之常節敢叨  
睠賚以辱已知某昨已力控巽章冀收渙渥曾仲連天  
下士豈甘市道之為諸葛亮王佐材其樂成人之美有  
言欲吐因謝以祈

代回史督相

伏以邊城分相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  
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方辭太常伯之除而乃驟  
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積滋愧負於賀言伏念某

本乏脩能誤膺重寄敵敢窺邊而凌中夏端由護塞之  
非人寢不卹緯而憂宗周竊憤臨淮之多壘使宸扆莫  
安於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牌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  
得佛狸窺江之事興言及是厥咎安歸顧雖遙走於蛟  
螭抑已大驚於鴻雁慨烟火萬里之氣象幾不聊生撫  
山河兩戒之輿圖可為痛哭思欲自拘於司敗孰云薦  
被於替書躡登麟趾之華愈重狐冰之懼茲蓋其官潤  
澤以霖雨之手包涵於雲夢之胸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自

任天下之重得諸傅巖爰立作相每嘆人材之難徵如  
腹背之毛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數而大相  
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章之懇得請為  
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於再命波及君之餘也覲力  
贊於一辭是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丘漕

揆予初度頓敝焉潘鬢之霜惠我好音忽墮郢歌之雪厥  
有嘉篚爛其盈門誼則重於斷金榮更深於倚玉屬茲

多事繫我何心豈有邊檄之飛馳正此師干之征調而  
乃尚記垂弧之日不為解甲之圖今何如時但欲捲錦  
鯨而還耳辭不獲命勉其烹素鯉而藏之

代回趙文昌

校中元之籍近在浹旬揆初度之時適臨巧夕敢圖藻  
翰猥記桑弧多儀於粲於珍投盛德未知於瓊報敢無  
拜手寧勿銘心尺素書雙鯉魚媿加餐之雅意千金裘  
五花馬歎換酒之何悰

代回項祕書

某端奉英題尚憐初度吾年今已如此政慙孤矢之垂  
遠道胡為來哉更委瓊瑤之貺此皆某官交同金石誼  
薄雲天春入講臺未忘書帶之草香凝燕寢忽夢筆  
頭之花滋感歎於歲寒猥記存於生晚歌麟趾之什自  
慙子佩之青青得魚腹之書但感緜袍之戀戀

秋崖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崖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秋崖集卷二十四

宋 方岳 撰

書簡

與趙端明

某惟邊圉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  
之上嘉乃勲睦渥殊持進班端殿建號大相所以昭異  
數勸蓋臣也茲者涓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知門墻



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為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睚眦而獻笑詁譎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為公府之開梱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為始終如一日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羣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為公相

言者曰仗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仗熊虎仗爪牙鵬仗羽翮魚仗水龍仗雲一日而失所仗則狐兔狎之螻蟻啣之矣至於人之所仗者何與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仗也恭惟先忠肅公越暨我公相勲在社稷名在華夏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幾危者數矣其負名譽享顯榮夫豈因人而成寅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

而由其迹觀之則王邸也而締交於外相戚畹也而通  
譜於內姻有儼薄之徒而塵滓六府之采者則或恐失  
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  
此曹簾視壁聽而借為效街談巷說而詭為忠豈真有  
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采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  
要亦不過古名將遺賂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數人者以  
為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  
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

妙楚辭當無遜於陳黃張晁矣惟其托於畫故畫足以  
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相所仗  
者王郎也戚畹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為  
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密賜之御札草茅者猶未  
敢以為然而況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  
一路之兵而制之以裨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  
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  
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

以司徒為幽州至於紅帕首鞞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於後堂腰輿徑造於聽事歲時節序杯酒招邀驅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偃然自尊如此則制相豈不懼卑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端受山陽之變芽蘖於茲故遂指為覆車謂不可以虛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

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  
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橫槌庭趨  
肅揖而退蓋以為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  
端明執政也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況夫交際之間  
密邇者情親踈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  
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  
將出入無禁啟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  
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

時誠知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  
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  
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  
也莫府之庸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  
羹而吹鑿則亦安用莫府為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  
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為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  
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  
相代為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

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  
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于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  
春從士卒之願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  
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  
騷騷甚於寇敵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  
謠今見此苦是不可不為之哀痛與某嘗記前年出城南  
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  
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於吊橋進退不能而



數兵者盛氣直前轎墜焉有一兵倚芻道旁立呼而勞之淮交百而趣從者擒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由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旁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賞於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撻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也箸即斬以狗

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  
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為暴而驅之為暴矣故據其室  
則子女其子女過其墟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  
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犇衣裝可疑而居者鳥  
散此假以敵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  
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戒嚴雖  
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州亦未免拳圍一空草  
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息而不知以此賈禍他日

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相號小朝廷以其為人才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暮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強人意者蓋人才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為寶者有如榘桷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

調者則借以為捷徑相議何事而號為販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為亨衢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檄筆外而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囊橐得無倚鄉曲之私乎兼募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邸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為寄之駸子濱淮之縣胡為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

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以書信則不戢焉而屬吏矣故有罪者指為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為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為市人之行一至于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與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

是嘗為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  
與其廝役為嘗僚也夫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公相  
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  
嘆矣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  
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  
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勲名大正體統則  
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才出而老熊當  
道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遠人

雖強當不敢近邊境矣某不勝晉粵之罪輒疏其云云  
代駢四驪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  
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

代與史尚書

某月日某謹端拜奉書某官尊執事某所以拜狀者蓋  
非區區小夫之竿櫝拘世俗之禮文也以故畧藝恭刊  
長語而直道情懷展盡底蘊以自明其注仰之懷惟執  
事垂聽某先君子與尊翁誼同兄弟自尉蒲圻時尊翁

實官鄰邑彼此以意氣相許而恨不得以亟見也則以  
執事胥晤于兩邑境上蓋其相與傾竚如此一時翰墨  
兄弟藏之篋衍襲之重綿者如新是則某得以假寵於  
尊翁暨執事以婉畫前籌用佐我先君子之所不逮先  
君子於當世之士少所許可獨稱執事為望一府不敢  
以僚友平眡之是某得以假寵於執事再世之遇幸莫  
與京意者將藉此以自托焉而中間不無云云則有說  
也某之生也晚不聞君子之大道而執事亦負其才以



自高往往輕眊世故俱不能無少年氣習而其跡始異  
家兄襄州之失公論不貸虎兇出柙悔其噬臍雖某亦  
不得為尊者諱然暴其過而擠之某實不滿於執事而  
其跡愈異敵負戎馬足游擾邊疆飄忽巨量古無與  
比其吞噬窮北之國十六七率皆以和誤之而我朝之  
薦紳大夫不以為覆轍之當戒叛全銜命徒以辱國賊  
檄再至暴兵隨之此其證候果何如而通國以為主和  
議者執事也某竊謂秦檜之得罪於萬世者以此不圖

執事實主之而其跡遂大異矣夫始之所以異者客氣也中之所以異者私情也終之所以異者國事也客氣可除私情可克而國事不可誤某是以不能無介介焉忽閱邸狀見執事十難之論喟然嘆曰嗟乎史子申蓋為戰守慮者也夫豈百事不理而靠一和字哉厥今莫危於蜀莫急於襄而莫重於淮執事之料事勢析利害備矣旦朝籌之莫夜思之則庶乎可以共濟時艱力抗此敵然則某其得不以一書謝不敏之過圖未艾之憂

乎多事之秋日不暇給而當事任者不數人子華老儒  
讀書博而更事多受材敏而立志果往者亦嘗有纖芥  
於不肖而某自知其不及也奉書謝之幸子華亦亮之  
胥會儀真相見歡甚慷慨時事至於泣數行下某今茲  
實不能不以望子華者望執事亦願執事執倒於子華  
如使三梱為一家三帥為一體則必利於國必不利於  
敵如使三梱自町畦三帥自秦越則必利於敵必不利  
於國伏惟執事深圖之某前日之為若與執事異國

事也今日之為欲與執事同亦國事也前日之異則疑  
執事溺於和今日之同則知執事堅於守某非敢謂和  
之為非也和之說行則宗社賴之生靈賴之而封疆之  
臣與受其賜和豈不可嘉尚特以其未易恃耳惟以和  
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幸執事者留之意某輒不自  
揆盡布其腹心以徼福於名門再世之契執事如亮其  
愚而賜之教某當繼此以請

代諸監司與廟堂

某等不避誅夷輒殫懇切某等聞吳公玠為裨將時世固未知名也而劉公子羽獨竒之其後劉公守興元薩里罕之兵奄至興元失守劉公僅以身免朝廷責散官安置白州吳公至納節以贖而劉公卒得為有宋名臣國史書之間者興起蓋以必罰者朝廷之公法也相友者天下之大義也公法在朝廷則誅戮寃一毫不可以輕貸大義在天下則哀鳴救解雖赴湯蹈火有不可辭者而况官秩云乎哉某等辱知於前荆湖制使

趙尚書蓋不啻吳公玠之於劉公子羽也今尚書公不幸有子羽之罪而某等不能為玠之所為則不負知己而羞當世矣尚書力卻數十萬強敵於襄樊之圍斯亦難已而變起於不虞禍生於所玩蕭牆之內梟獍驟興事至於此固已無可言者抑太史公所謂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吁可悲夫某等不勝區區之請輒以聞奏欲各納三官以贖尚書公之罪伏惟聖君賢相天地并包特屈刑章俾從末減如此則尚書未死

之日猶有勉思報國之時不然某等恐其並羞九原長不瞑目矣情迫辭急惟鈞慈其垂情焉

代與趙檢正

某憂恐之餘不復能事筆墨以溷主書吏睇詹象緯敢布腹心惟瓌明其垂哀焉某家兄不幸遭襄州之變死有餘辜適會寬恩國言未靖此雖刀鋸鼎鑊有所不辭然仁厚之朝未嘗殺士列聖相授實惟萬世丕丕之基豈可以蟻蝨臣上為仁厚之累家兄自捍強敵繼罹叛兵

脫命於絲毫之間驚心於變故之後精神為之恍惚形體為之支離蓋去死不能以寸某日夜危之若遷徙流移未有寧日萬一溘先朝露永負明時則某以鵲鷓之急難憂惶孤苦夫亦何以為生也坐此一青而殺二士意者士大夫風流篤厚殆不其然區區所望於造化之筆者雖盡鑄其官猶為僥倖獨願追念先公之舊存錄前日之勞而不賜之遷竄焉則庶幾得以天年視息於聖明之世不勝大幸伏惟興憐於不報之地施恩於垂



盡之人其繼自今至瞑目之日皆閣下所賜之餘齡也  
某拳拳祈扣涕泗與俱

代與廟堂

某伏準省劄家兄過蒙聖恩大肆赦宥縱之於羈旅佚  
之以祠庭寬大之書自天而下某雖以北庭內逼憂緒  
絲棼然亦不覺孤涕之橫流懦衷之增激也永惟聖朝  
仁厚如歲之春薦紳大夫其不克負荷以干典刑者多  
矣而容之以天地之泰宥之以雷雨之解蓋不崇朝而

霈澤也關外之失好水之敗使此二公者不幸生秦漢時則必將禦魑魅於四荒賜屬鏤於兩觀而安望其豐功偉烈勒鼎彝而銘旂常如今日之所觀也哉是故士不可以不遇明世也家兄之罪雖汗荆山之竹不足以書傾漢江之水不足以洗而聖上處之以善地貸之以餘生亦既歌堯詠舜於穹壤間矣乃今渙然除罪籍而解縱之非聖天子好生之德洽於民心非二三大臣一氣之轉萬象春氣非一時御大夫風流篤厚恥言人過則

亦何以至是某謹肅拜以謝而言曰世之所謂啣環結草者抑虛言耳若區區之心天實鑒之惟鈞慈垂亮

代與史大監

某謹東望端拜奉書某官文尊執卽辰冬仲霜晴寒意未力恭惟冲想逸發於林壑德聲渙揚於朝廷黃髮典刑森有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尊大之媿伏想中外均休某惟先公之筮仕而尉蒲圻也蓋韞寶玉於匱中含官商於爨餘過而睨之者千萬人而不識其為國器

也獨尊執見之心領而意會道同而氣合管鮑已矣自  
陳雷以下莫擬焉其不謂之白璧之卞和黃金之子期  
與先公之得銘旂常傳載藉以顯當時而垂之後世者  
皆相國衛王之知而相國之所以能庸之者則尊執之  
知也微尊執則以先公之自負者果何如其肯低徊於  
風餐雪虐之辰而求以自售其志哉然則微尊執之知  
安知其不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先公一辱知己而  
為尊執者上則有功於先公之君父下則有恩於老公

之子孫惟某一二兄弟受恩之不貲也如此則某輩之  
眡公猶父也公之眡某輩猶子也其假寵於先公以自  
附於名門也固宜蓋昔者李膺以一世龍門非通家子  
弟不通也彼孔融者魯國一男子耳踵門告曰吾家夫  
子與公家李老君同德比義通家久矣膺矍然起迎  
之延之上座而融由此為漢名勝士然則某以望先  
公者望尊執固不為僭越也伏惟高蹈乎世外靜觀  
乎物表天下事固已洞然胸次間矣朝之政某不敢知

也而外敵驚甚邊侵日騷鼠技已窮夙夜凜凜尊執  
其何以教之某於尊執子姓也則于尚書公昆弟也向  
固有鬪其閱墻而嗾其分荆者某以白馬尚書公察焉  
然則本無廉藺之初隙而遂還平勃之素歡竊想父母  
之懷亦有樂乎此也惟尊執以其如先公者施及其不  
肖孤則不惟再世之恩天下傳誦而我端明亦且瞑目  
於九原矣不惟不肖孤能效古人感一飯之報而九原  
之靈其肯有慙色於抗杜回之一章乎某敢加拜以請

未期侍見願言金玉體府以壽斯道之傳朝野所瞻  
臨紙飛越

與吳侍郎

某與尊兄朋友則人倫也兄弟則猶天倫也乃者職事  
之間不圖為左右者所交鬪一時督過雖未深諒區區  
之素心然以襟度如兄識見如兄必能地負海涵容而  
載之茲聞前驅戒嚴移鎮藩輔瞻言江水實用黯然此  
非人情之虛談竿牘之常語也區區慕戀豈不欲跨

浮玉之山望登瀛之舟以吐露其胸次之一二秋防正  
急恐或者又以為不然憂讒畏譏將發復止敢贄祖行  
之禮敬寓屋拳而告於侍御者曰上流之寄宗社倚毗願  
愛不貲之軀以對無前之蹟天下幸甚

又

某姓名不登門墻者八閱月由他人觀之則當誅由先  
生觀之則當憫蓋某自去冬敝廬燬今春老人病而近  
又先兄歿二三百日之間憂惱熏心禍患銷骨恍然莫



知身世之所在也先生聞此必將感額咨嗟矜而憐之尚忍責以門弟子事師之敬掾曹吏迎部使者之禮乎某是以不敢致一語之賀而赴愬其不自堪者如此先兄既下世老人一足不隨每自思惟則生者無以為居死者無以為藏病者無以為養殆不可與從仕矣出處之計亦欲從先生籌之仲秋之初老人少定敢不負荆下吏敬謝不敏

與趙大資

某罪逆殘餘日以痛楚而平生受知之地未嘗少忘乃  
者伏惟峻秩禁庭均儀揆路生靈怙恃式具爾瞻某在  
哀疚之中不惟不當言賀與世踈絕蓋亦踰時而後始  
有聞也派生多難日不暇遑及今始能東望扣頭拜一  
紙書敬願先生為天下愛此不貲之身以遮蔽江淮使  
民生奠一枕之安國勢增九鼎之重某有環堵與被賜  
焉某不勝起居瞻頌之至

與廟堂

某不肖似幸得以康廬斗大之壘布宣寬書化均無垠  
同一塊土而某也自以為偏方下國一介之疵賤吏不  
當時以其名氏塵滓清明蓋自丁未之秋與督府議  
不合上書光範丐一祠官鈞畫陸離自天飛下方且欲  
以著庭還郎省可謂殊知流傳子孫永作鎮寶時則  
嘗以啟謝無何而廟堂造命使得以南康之絨藉手而  
歸恭惟此恩何所論報即日就道返吾屠羊田園將蕪  
松菊無恙微大丞相之賜豈不强抑於髯參軍短主簿

也時則又以啟謝山林深密不知歲月之推移忽涉三  
年由未而酉耕閒釣寂亦既化為木石矣不圖趣戍扶  
曳此來初見吏民具道聖天子與吾大丞相所以愛養  
元元之意時則又以啟謝然而此三謝也不知其嘗登太  
微三光之庭耶抑泰階六符天下莫敢仰視而無有以干  
岩下之電者也甚至愚極陋三謝而三不答則竦然懼  
矣某切以為康廬雖最爾郡然譬之身焉牽一髮而頭  
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毛髮甚微而關節脉絡其係

於吾身一也某願繼自今以往事有關白於朝者不以其僭而莫之應則駑鈍如某等輩亦或有以自見某不自抑畏輒以控聞惟鈞慈貫之

與史都督

某惟并荆在唐為大都督而公相以主上之左右大臣領之位貌之崇威嚴之重有非尋常竿牘所可啟轅和而溷符采蓋趨趨而不敢進者亦既越月踰時於此矣退自惟念則某之於公相勢雖踈而情親分雖隔而誼重

其可足恭謬敬自同他人於是決然奮曰寒暗流俗之  
談起居何如之間公相豈欠此哉惟時艱難主上丙夜  
不安枕凡二三大臣之所私憂過計百爾在位之所  
遊談聚議豈非以疆宇靡寧而邊祲之日以騷動試  
嘗舉眼八荒蓋有人物眇然

闕

獨公相崇詩書悅禮

樂而胸中百萬甲兵直可關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上其  
少寬北顧之憂乎某是以敢為朝廷賀上流綿地數千  
里莽為戰區茅葦蕭然暴骨盈野政使羊陸等輩復

生斯時將亦感額咨嗟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非公相  
慨然以安危為己任肯橫身而當風寒之衝則鴻雁之  
居何時安兵戈之擾何時歇蓋非特四體一肢之患也  
其是以敢為荆湖賀我東鄙面淮腋海而負江風塵一  
驚四向受敵前乎此歲有應天以扼南牧之吭而今者  
河流失行盡底枯竭不知天固為敵之地耶抑自有數  
存乎其間耶不然浩浩蕩蕩之漫流何一日而走亳社  
也北邊之事其可慮者如此自滁以西則亦惟隣壁之

固是賴而光黃等郡幸已隸公相之鈇鉞下矣某是以又  
敢自為淮東賀伏惟公相慨時事之孔棘撫歲月之遄  
邁罔俾竹帛專美古人而某區區有懷將惟公相之所  
指呼維揚守備雖可以保無踈虞然還觀諸州尚多廩  
廩帑藏赤立塵土一空徒有此心未知攸濟所謂胥保  
惠胥教誨則公相之責也某其書紳秋風已生惟萬萬  
為社稷自愛以成無前之偉績以佐中興之令猷某不  
勝大願



與史侍郎

某伏以春韶之極風日暄妍共惟某官糾肅神臯之浩  
繁獻納帝謨之淵密有斐有翼嘉我蓋臣台候動止萬  
福某退然山間之鄙夫不自意造跡於上國一念塵土復  
墮邊荒蓋嘗奉咫尺之書謝常所往來者於今又幾何  
時矣星斗炳煜江山愁予而不敢以名氏入帝城惟有  
翹想天佑我宋聖賢相逢惟三輔黃圖立極商邑時  
則有宅牧之任文昌卿少樞轄萬微時則有禁從之除

論經燕閒啟沃朕志時則有勸講之命觀古人得君之  
專儒生稽古之榮無以過是某敢不敬為朝家賀今天  
下亦多事矣外之有強勁相持之國內之有叫譴不靖  
之軍則夫進而冕旒退而輦轂其所施設其所彌縫必  
將使萬世無疆惟休而某不足以測識也竊窺治象猶  
願湏臾無死見太平惟侍郎圖之督參相公以詩書參  
國秉以忠信護戎昭宗社生靈同一皇極羽書正急非  
韓范固不足以辨西敵然中國相司馬邊吏相戒無生

事以沛此霖雨八荒一雲曷若開政事堂以坐平之乎  
瞻言泰階飛度鞞鞞暄風掩曖節宣惟時敢願鼎食  
之間少留之意他日讀宰相世系當不在諸公後也  
其不勝拳拳

與董丞相

某仰惟巖廊峻極禮絕百僚下土蟣蝨之微惟有屏息  
豈敢以凡筆陋墨塵滓太清而山林之日長未嘗得望  
符采平生本末有不得不畧陳於宰衡之下惟鈞慈其

垂聽焉某起於草茅與世落落  
在督府則以忤同幕歸  
在廬山則以怒隣相徙在邵武則以劾巡屬罷某雖至  
愚亦豈欲其至此性有倖直之累學無涵養之功執而  
不通每每妄發然亦不過爭公事耳獨邵武之斥有足  
慨嘆屬邑建寧縣因有追胥峒頑羣輩而劫效之敢弄  
鋤梃某既繩治隨已帖息推原本始則一小小寄居實  
為囊橐某以為此而不治亂也乃具按劾不知何者章  
格不下某非才守壘如此則何顏以見吏民自劾歸田

得請而罷一斥不復五年于茲中間當國者履齋擢之  
進士第座主也獨此薦為文字官知已也然猶自信薄  
命未嘗敢有非意之干乃今天地開除真儒柱石某徒  
為耕夫耘子相賀於田而光範無某之三黜翹材無某  
之一跡某雖欲囿於陶鑄其不憇譴斥而輒有請耶不  
圖贊化之初亦在起廢之數恭惟此意對越在天古風  
寂寥忽見今日某謹具啟事一通惟經綸之暇略賜覽  
觀某老矣無能非以受恩為喜而以受知為喜蓋不請

而與之雖萬鍾之重於造化為大公不請而得之雖一  
介之微於么麼為大榮不腆蕪陋之辭固非為已私謝  
而為天下賀也某而後知所歸矣

與陳和仲

某惟冬日之至朋陽以升乃臨浙江之雪濤溯鄮山之  
煙霏拜手奉書敬為習庵履長之賀伏想潘輿燕喜謝  
庭樂豈一家三代申申如也彼有道習庵宜以學術在  
上旁近不宜一日去而從林壑之幽深與鷗朋鷺侶相

往來於無何有者抑淺之為丈夫耳然聞去閩之日民之攀車轍者百十計壯者持門闔不得啟老者幼者橫身卧道上不得行蓋自班孟堅傳循吏以來世不見此事幾何年矣習庵漕閩纔幾日何以得此於民惟習庵教之某一官邊城數日以為歸計蓋自去冬敝廬火今夏先兄歿而老人末疾淒其越吟相公不察其私泣數行下而留之一至修門差遣已定往往又相公意也邊鄙多事書生何能為顧吾家則生者無以為居死者無





間不暇寢與食也則其省覽無益之書疏矣其暇每一念至西望淒其某不武之踪先生所知者不復道也去維揚之日相公為之泣數行下然不容不爾則生者無以為居死者無以為藏病者無以為安蓋欲從此逝矣纔抵關外已報新差此固先生與諸公更相推轂之盛心於某得之大踰分量敢不端拜以謝然異時如某等輩未有以掌故出者雖相公遮留之意厚要不得不謂之辱諸公之知去就未能徒竊凜凜某為此來始者欲

上祠請耳及今則又恐或者有君薄淮陽之疑然則如  
之何其可時事孔棘進退一憂惟先生為國良圖宏濟  
多難使某有環堵安業犁鋤先生之賜大矣

某恃在門牆率爾冒黷鄉郡陳教曰夢高往年尉祈門  
與之交甚稔今茲來言曰某幸甚以教事隸尚書公凡  
盡心職業以求知者敢不力提學司春削二而一路文  
學椽多初筮獨未有為某道姓名者且尚書公不可以  
執撼子其門下士也得無意乎惟先生念其一第餘二

十年尚寂寂為諸侯客慨然思有以振起之則幸甚不然寒士幾何其歡顏也某不任交游之誼輒以布聞死罪死罪

與吳總侍

某竊聞先生巍揭江淮表裏之樓雄視南北甚願操觚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人赴渡之說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固應爾耶然既約而爽不辭而歸宜得罪於謁者敢謂馳一介之

使迨至維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霑臺餽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書惟相對歎息以佩盛心耳

與吳尚書

暑鬱如暎山意自爽清泉白石涵泳詩書恭惟嘉遯於聖真之涯超燕於世味之外身退而道進心恬而體胖天實生之景福有僕某辱門下士於今有年惟薄命數竒遭家不造先人無祿下世顛沛來歸至則無所於居

僑處寄食者三閱歲去春掌故之命僅僅五十六日而  
罷於是掃影滅跡幾若自棄於門墻巖巖仰高敢不  
夙夜事會無極從古固然如某何知但得安雨外之鋤  
足矣間從里老語知貳政巖邑者乃吾東閣郎君推家  
學以仁斯民真所謂人皆一天我獨二天也敢因掌訝  
輒布其私竽牘常談先生之所厭聞者某謹略伏想間  
居多暇著書以垂無窮者傳在後學獨某家窮山之底  
所與過從者不過芸夫莠子未之有聞願先生幸教之

暑律尚祥惟金玉體府以待天者之定

與繆路鈐

某伏以韶風已暄丹萸成綠恭惟某官肅將戎旅於穆  
和旌休有翼宣台候動止曼福某謹歛衽以贄名氏

某雅聞妙略為國虎臣調肺鼎饗必有踴躍後先者誦  
黃庭二景之章稽洪範五福之疇某何庸贅

某與東家士友漱淪芳潤者有年獨執事袖司馬穰苴  
之書小遊塞上雖聲光如斗欠此一識每談當世雋傑

某豈勝馳情

某聞之薦紳大夫以為瑤林騫秀妙墨琳琅圮上老人  
乃以一編相授受於夜半囊堯戟燾長我魏師此固在  
旦夕間抑靈砂圭刀換骨仙去又將泛八月之槎問訊  
廣寒之玉蟾也某敬竚

某家新安萬山之底退然一腐儒耳雖魁漕闈冠別省  
擢甲科而此區區者何益於世異時請學士賦詩詠退  
此賊政恐不滿高瓊輩一笑某尚其勉之

某遡風醉亭夢生六翮大相不知其無似留畫帷籌毛  
錐子安用哉實同此歎今幸得請其相從於林霏岩暝  
之外有日矣惟玉帳嚴靖俾二三子得安意於學宮抑  
某受賜

某何者辱洒翰先之開闔一再謹件其感且謝者如左  
九霞飛珮寅想郁穆翠蓬此有刊委敢請

與謝太監

某之仕宦鮎魚也其於循轉雞肋也然猶不免世俗之



念敢以一字文字仰于王維其視三十年不陳乞磨勘者亦大有間矣惟戲下憫笑而併從之

與徐常卿

某辱出榜下十有三年憂患之故多於平時廢放之日長於仕宦潛深伏隩幾與世相忘矣以故不惟莫之見而亦莫之書也異時倫魁有不十年冊拜者雖太常不是卿未足為執事者賀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亦未足為執事者惜獨有一事不得不為時惜而為吾道賀也云

夫堯子乃有能傳寫常御奏篇至林下者讀之三返不能已其紆餘而有味優柔而得體真所謂朝陽之鳴鳳也臯夔以來遠矣試數我朝之一二公若司馬若文富蓋一代之名相百世之名士舉動小差初非有得罪於名教失身於儉險者而已若是况所謂王荊公者乎士習陵夷廉恥道喪喑喑惟利之趣未有如今日之甚遂使天下之公論溢出於草茅者之口撞搪叫號不顧事體則士大夫激之也常御不出此奏則是舉朝皆

仗馬也皆轅駒也萬鍾而下一命而上垂紳正笏而立於朝者不知其幾何人而能為上一言者僅僅一徐常卿是可為時惜而為吾道賀哉冬候暖然如春願毋爽調護以棟幹吾道以圭玉斯文

與趙尉

其惟仙曹冲逸月靜吠危乃能不遺孤遠之人記憶初度孟光守舍偃佺駕飛雲而過之想見裙布釵荆驚走狼狽其失禮必多而五噫君子之感當何如多謝多謝

與趙同知

某旦旦望衡山之雲想像先生於湘烟嶽翠之外一貧  
累我不能自致其身於李中丞之側者三年有便長寄  
書無便長回首此先生所賜翰墨中語也每倚徙危欄  
擊節三嘆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  
間走卒兒童知先生出有日庚牌夜下無賢愚遠近謹  
然一辭翹跂馬首之東者日相訊也負此望於天下思  
所以副僉矚者亦良不易伏惟閱義理於退閒之久審

事會於潛嘿之中抱膝長吟成美已定國事幸甚頌臺  
計追服歲月久已當除然出處從容要自有大臣體敢  
僭及之若某之私則惟恨啟關之不早也某又塵故府  
所謂三入承明買買然來真是頑鈍無恥翹心風瞻望無  
任此情

與趙宰

迺者假道字下辱所以顧過者甚備一蓬高卧君侯賜  
也而又酒壺船頭米囊船尾七日至在所不至彈鋏嘆

行路之難感當何如某又塵故府殆是三入承明俯焉  
就之亦可謂頑鈍無恥何以挈我母使笑八年不改之  
稱呼逆風馳情非所以謝

與范丞相

某惟天克相有宋將使億萬年無疆惟休是生者儒篤  
斐元后乃蘭亭禊日誕啟紱麟凡百翹材館下之人方  
將濃墨大字作為歌詩以鋪張格天之王勲祈頌難老  
之壽耆而某也竊意相國之不爾樂也伏惟憂國之念

上通於天固或謹虞以自滿假太官有賜方且固以期  
功辭則如某等伍其麾之門墻外決也某用拜稽首望  
泰階六符而心祝之不敢以勤門下舍人要束惟鈞慈  
賜幸

與吳尚書

某自先生初罹國太之變敢問氣體何如於今又八閱  
月矣音郵隔濶未有甚於此時伏想讀禮端憂天相純  
孝哀慕之至視履支持惟天生賢將以用斯世也方時

之剝五陰在內一陽在外於是乎北山之北南山之南  
君子固無所置疑於天也及時之復羣陰伏而微陽升  
矣小人以退君子以進而乃斬然在衰經之中不得與  
烝徒共濟於汎汎其流之際天之意果安在此某之所  
甚不解也某愚不肖出入故府者八年於茲矣頑鈍無  
恥殆是三入承明顧瞻徘徊素髮颯以垂領嗟卑嘆老  
非所以躋先生惟台慈貫之

與吳履齋



某門墻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固極奈何之日  
謂當時問啟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格者幾何月矣  
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為蒼生起引眾君子而聚之奈  
之何卦氣為剝一小人足以為間所謂吾末如之何者  
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決之為卦以五君子  
決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  
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  
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

矣中外之議以為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  
衰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為掌故吏殆是三  
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  
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程兄

某惟此歲寒瑞白交集恭惟梅邊竹外吟興甚高某屬  
者檢校山莊率然訪戴亦不嘗以語家人也事勢一變  
羣陰退而朋陽升於赫玉音城狐氣龍言意前日之泥蟠

穴蟄其遂亨乎會且歸矣式遄晤言

與丘制置

某聞開柵有日矣九疑三峽而東數千百里倚以為重  
江神川后誕受約束風聲所指庶類惕息吾道幸甚杜  
元愷不作世以吾儒不知兵武夫嗔目語難鄙毛錐子  
安用豈知却菜兵歸侵疆乃吾夫子也願先生勉之上  
流國西門自古爭衡天下者莫先焉而荊州華離斷不  
復續江北諸郡浮寄一旦之命於沙渚間鴻雁磬磬絕

江而南者無以處勢日相逼則亦甦食我矣虛淮不居  
莽為敵數先生謂如此可謂安乎願先生勉之適王省  
庫者來以所通先生書附置某固莫知所置也返以此  
書寄之省庫名革九江人磊落奇士自幸其為滕岷此  
書之所以作也併惟先生垂亮

與趙丞

某伏以冬至之日吾道其亨恭惟某官涉筆松間清入  
雪向台候動止萬福某望昭亭翠氣壘嶂高寒其下

有人餐沆瀣而吸朝霞若將飄飄事外者蓋趙家玉也祈山底處所乃辱臨之七八年雲耕月釣之氓一旦脫夫須襜褕而去適相先後旬月耳士之不相遭如此劉向漢宗彥方當校讐天祿有駕蓮葉讀玉書之仙然青藜而下觀者雖其凡骨或者得於此時見之乎受滕一廛見大夫灑墨先之某知罪矣緋襲臧去慙感渠央葭葶浮春玉輯均祉某踈且賤者不敢僭此有凡役願與聞之

與王吏部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恭惟某官於皇戟衛以先  
啟行山川駿奔台候動止萬福某敢拜稽首敬為里父  
老迎候於前驅者

某惟君諸侯以天子明命宅牧作藩麾符在行神百受  
職某不勝大願願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於吾民

某聞之昌黎公歛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地望之重於今  
餘三百年矣戲下駕蓬萊之雲氣薄太微之星宿而

辱臨之制下之日所謂至清之水大好之山相與動色  
自得意若曰繼自今田里其無愁歎之聲乎某於是  
不以賀執事之得州而賀州之得執事也

某亦既以賀矣氓有進而言曰吾州久凋瘵非復唐  
舊今茲歲比不入徵君侯其誰拊摩之而天球河圖  
宜在東序恐君侯不吾州之肩也貝宮胎寒弄明月天  
網下罩一日收某猶願少徐之

某往年綴末班幸甚得望匿犀於萬玉之表曾幾何日

覺隔仙凡舉手而謝盧教弟聞笙鶴之音隱隱在青冥  
間耳某氓也奚其攀附之敢

某一生骯髒與世少諧已從軍諮丐祠猥亦予壘荷鋤  
耕舍夫須襚襖固無恙也潁川得黃霸氓將賣劍買牛  
我有二天實同此幸

某日與耘夫蕘子處無能為言新史君之來筆荒硯蕪  
書所以後若其論大婁則晉粵啟凡役則妄庸某謹略

與趙帥



其窮山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而已耳  
當世之公卿大夫士蓋有聲相聞而跡相絕也地相邇  
而人相遠也則其駕轂鯁而耕蒼茫帶笠簪而釣滄浪  
世寧有知我者哉倘然出山與戲下僅僅南北一雲耳  
然而意戲下之不我知也人間書疏姑誘之張君房不  
自意其未見茂之面而已得伸之心也歐陽子之譜牡  
丹也其言曰嗅根而知之者上也由今觀之是亦為天  
下之無鼻孔者言也若戲下則不根之嗅而知之矣雖

然衡氣機之見乎杜德機之見乎某謹再拜以謝而以  
請

與蔡憲

某惟寒暄無益之常談稱頌不情之繆敬度節下之所  
厭聞者不敢瀆也獨念起家為郡適在照臨古人所謂  
人皆有一天獨我有二天實同此幸某雖不學然其念  
慮之所及者不敢不勉江城凋瘵景象葦然方自月十  
日來始有願賈於塗者一二行鋪纔此開張晦庵在前

豈能遽還富教之盛第較之初入境時似亦小異矣使  
華廉問然否莫逃必能包之以雲夢之胸澤之以霖雨  
之手其其免矣所不可知者他人耳風濤鼓而蛟鼉怒  
陰霾作而鼃鼃啼官塗之噉類如此瞻望崇臺無任  
歸倚

又

某假守於此事有崇臺之欲知者輒一二條件之

一南康雖是先賢教化之邦而人士之忘其誨者久矣某

日日引狀其間母子兄弟叔姪之相訟蓋多有之風化所關其敢輕易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如此而已然以某操修無素未易轉移噐訟之風終亦不免一日有持碎骨兩片訴乃叔折其父之足者天倫之逆豈不駭然責反坐而追究之則皆妄也舉此一事可以例其餘

一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幽茂雅宜藏修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

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凶服恐不可  
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幘者其勿與殿謁不  
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以為是有一寄居曰陶  
教授持文公家禮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  
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  
先亦着襴幘豈非怪事文公家禮為祭祖先言也不為  
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負公裳士人襴幘  
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涼衫其盛服矣

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尚如此則其所講明可類推矣

一近準使牒差請饒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甚幸也某即日遣人簞禮幣乃承繳至省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積必不容但已即與繳申乞劄催供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體放紛其於義利之間恐有界限未甚分曉者至於今日要取某人之田明日要撲某處

之渡亦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譁非有以淑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

一晦庵在郡時嘗祠濂溪於學後人又以祠晦庵是矣不知何者忽剽出於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於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而明道伊川侑坐於西可乎某之此來其謁文曰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顧退然居西廡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之始徘徊太

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一本軍財賦上供十九軍用十二向來郡計豐裕猶欠三月軍糧比年以來狼狽特甚某以三月十二日交事二十四日打請凡該二千四百餘石而在倉見管三百石耳和糴蓋在去年八月悉自領錢此時市價初不如今日之高也領錢踰年計利亦該若干矣方且訴於使臺不肯如約有袁淳夫者歸而給其邑曰已得判配四



吏且不追錢不輸米於是未納者二千餘石皆圍視不納郡縣殆無如之何也惟台慈主張之

一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刊成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解所有印板不委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一某之在此若得年歲間恐亦可以粗成軍郡然事有大謬不可以一日留已懇泉使稟聞敢願全其平生保其末路使得遄歸田里無玷已知不勝大幸設使泉

使趙昶稟控切告為一扣之對越此心無任顯政  
一某頻奉使牒一一僉名累具公申乞存體統伏準回  
翰猶執謙尊竊伏思惟豈不欲安然受之使吏民悚動  
知繆守之見禮於上某如此然而天下之所恃者名分  
耳節下不得而私以假諸人某亦不得而私受於節下  
昌黎在唐為一世儒宗袁州申狀猶致嚴於故牒謹牒  
之間而況於僉名乎伏乞改就舊式以正官常

與吳尚書

某惟人子之事親雖亘天地無終窮罔極之哀豈以國  
太之年開八袞兩先生之位登兩地一門孫曾置笏滿  
床為足以無憾耶獨念先生此身天下國家之身也庶  
民之孝與卿大夫之孝固自有在敢願先生為天下國  
家節順以愛不貲之身某在門墻則子姓也謂當匍匐  
奔赴執事左右而形影單隻欲往不能遙以瓣香敬  
致門下士之慟瞻望東北無任悽斷

與余宣撫

某屏廢山林於今且三年所謂理亂不聞黜陟不知徒見或者稱執事曰侍郎則知其為侍郎而已以故今書亦且稱之曰侍郎他不知也蓋山林草野之勢固如此伏惟侍郎討論古人事業於詩書之中挈度當世利害於形勢之外固已燭照龜卜而黑白數於胸中矣出而用蜀天下其屬目焉蓋自諸葛公以來蜀凡幾變而至紫石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而皆不能無遺憾某少之日拊髀肉而太息亦既考見一二而不能為侍郎誦言

之者山林草野之體不爾也不爾則曷為以名聞人不  
今吾而猶故吾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此故吾  
也時則執事在焉不使我也而友我亦不惟友我也而  
弟我春晝室之酒夜觀之棋倡予和女之墨未乾而子聲  
猶丁丁然在耳也棲宿不同遽如許矣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親此今吾也而何有當世之卿大夫彼黃  
轂棘掛書一束此碧崔嵬吸露一杯亦未嘗以筆墨  
奉帝城之書以辭色貽世俗之笑也而一時之貴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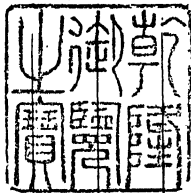
子其以乘車戴笠而下揖之者亦幾希矣夫何人之不  
我知也蓋鄉人有劉姓而騏其名者嘗僚於淮東而  
今茲教授於峽峽與蜀壤地接而侍郎鉅公也一顧之  
則驂騑不顧之則駑駘是以越境而一鳴焉以故我而  
謁之書不知今吾之莫可以書也雖然侍郎固萬萬於  
世俗也以今吾而不書是世俗侍郎也世俗侍郎則某  
之薄也某不敢夫勢隔則對面萬里此書不得數也心  
親則萬里對面此書不必數也惟侍郎以人心為金湯

以人才為武庫以詩書為政事以忠信為功名則誦之  
當時傳之後世垂之史冊勒之鼎彝其與國匹休永永  
有辭無斃

與胡兄

某方束書冊戒行李時得詩幸甚亡何至此墮在膠膠  
擾擾之中今亦不記韻也廬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  
未識面目儼然俗吏安得筆床茶竈如異時行春  
故事也二百楮聊奉醉資所冀一笑相望正遠臨紙

瞻馳





秋崖集卷二十四